

豹子酒

石 琪

大眾文藝
刊



豹 子 酒

石 琪

大衆文藝叢刊

第一種

豹子酒

作者：石

琪

編者：沈

寂

發行人：丁

基

出版者：大衆出版社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號

印刷者：正風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號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元

定價：

目 錄

媽打鐸	一
峨嵋山下的夢	二一
豹子酒	四一
古城的仲夏天	五九
佟五的女兒	七七
生人妻	九五
北極風	一一五
偃龍旗	一三一
隱身術	一五五

媽
打
鑼

原
书
空
白
页

「鐘鐘鐘鐘……」

『二禿子——！』

「鐘鐘鐘鐘……」

『二禿子——！』

錢大媽披着頭，散着髮，脖鈕和橫絆都解開着，讓一個大氣累脖完全露在衣裳外面，腦門子上：兩條眉毛往中間擠，輒成一個怪難看的八字，滿臉通通紅，由太陽穴紅到兩顆高顴骨，又由高顴骨滑下來，一直紅到氣累脖，頭髮和那怪八字的中間滯着一層大汗珠，一動也不動。

錢大媽的兩隻枯黑色的眼睛，東張張，西張張，失神的閃一閃，那氣累脖就吃力的往上抬一抬：

『二禿子——！』

「鐘鐘鐘鐘……」

『二禿子——！』

一手小銅鑼，一手木棒槌，「鐘鐘鐘」不住的槌，人堆地方張張眼，人少的地方也張張眼。背後面隨着一大羣小孩子，五六歲的赤精光，七八歲的一條破褲衩，滿身滋污泥，拍手打掌

的在後面跳：

『看呀，快快看，媽打鑼！』

呼嚕嚕就又擁上一羣小孩子來：

『媽打鑼，媽打鑼！』

錢大媽還是敲打着。

另一個探出頭來，伸伸舌，悄沒聲的：

『媽打鑼，打他媽的屁！』

『哈哈哈哈哈』大家夥又笑了起來。

猛的錢大媽一回身，一把抓住了：『七片子！……』

大羣大夥的小孩子都『哇呀呀，哇呀呀』的反身就跑，老遠的停住，纔拍着胸跺着腳：

『媽打鑼，你敢抓住七片子，媽打鑼，你媽拉個屁！』

七片子一隻胳膊護錢大媽拖住，歪着身，斜着肩膀，滿臉掙得通紅：

『錢大媽，你放手，錢大媽不是我……』

『看見二禿嗎？』

那個扭着眉毛，苦着臉：『錢大媽，你鬆手，我告訴你！』

錢大媽手一鬆，七片子就跟一隻小兔子一樣，滋溜的一下子溜得老遠，老遠，精赤的黑胳膊

往眼睛上一抹，兩隻中指死勁的把下眼皮往下抹，嘴唇撇得多老遠：

『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屁，你倒想！』

跑遠了的小孩子們又聚了上來，圍成一團團，鬨鬨的笑，一面跳着腳，比齊嗓子唱：

『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屁——！』

綴在拖長的聲音後面一大陣「哈哈哈哈哈！」

太陽白化化的在頭頂上燒，何苦來，滿臉汗珠子，到處的敲銅鑼，遍地的喊二禿子。

我走過去拍拍錢大媽的肩膀：『錢大媽！』

她木怔怔的眼睛怔了我老半天，徒的把我的長衫前襟用力的抓住，讓牠們聚成一大堆難看的皺紋：『你，你——』怔了一怔，突的拋出來一句話：

『看見我二禿子嗎？』

四周圍的小孩子都怯怯的圍在四周，好奇的探望，這種事我已經經驗過不知道多少次，我知道胸前要皺起一大堆難看的皺紋，也早知道一大羣赤條條的野孩子會圍上來看，我倒不害了。

我不是說，大太陽白化化的在頭頂上燒，何苦來，滿臉的汗珠子，到處的敲銅鑼，遍地的喊二禿子！

看在我那故去的錢大爺面上，我得想法子教錢大媽回去，不然她也許直喊到被太陽燒死！我點點頭。她的手一鬆，我趁機會退一步。

『你見啦！』我搖搖頭。突然她跺着腳哭了起來：

『你騙我，你冤我，你噱唬我，給我的二禿子，二禿子，二禿子呀——』

小孩子們就大驚小怪喊了起來：

『媽打鑼哭了哩，媽打鑼！』

我把錢大媽的銅鑼接過來：

『讓我去找吧，錢大媽，別看大熱天把你累壞了，回去歇歇吧！』

她那裏肯聽勸，堅執的搖着頭，邊扯着我往前走，邊哭喊着：『給我呀，二禿子！』

我上那裏給她找二禿子？不得已我就在前面敲起銅鑼來，裝腔做勢的喊：『二禿子，來家呀，媽找你哩！』

錢大媽也緩着嗓子：『二禿子——！』

於是我又『鐘鐘鐘鐘鐘』的亂敲一陣。

『二禿子，來家吧！』喊着喊着我就把銅鑼敲進小巷，敲着敲着，我就把錢大媽敲到了家。不要以爲我不肯幫着錢大媽找他二禿子，雖然二禿子比我要小十多歲，我們可是好朋友，錢大媽也和我談得來。

我一樣也是個善感的人，流浪，使我在江湖上浪蕩了這麼多年，我見的東西還少麼？不用說別的，二禿子這一家就夠說上老半天，所以你想，我怎麼能看着這老太婆在大街上讓一羣小孩子

們羞辱，取笑？讓他們綴在屁股後面喊：『媽打鑼，老太婆，二禿子，屁！』

要不然我肯穿着長衫，拿着小銅鑼滿街的敲，滿街的喊：『二禿子，家來吧！』

「鐘鏗鏗鏗！」

爲了找二禿子，我差一點沒有跑折我的腿，可是一隻鳥，羽毛未豐的時候你圈的住他，翅膀硬幫了，「拍，拍，拍，」兩翼一拍，還不是愛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張下天羅地網可也擋的住！

爲了找二禿子，北邊我出過關到過長春，山海關以外我兜過多半個大圈子，南邊江浙贛皖，那一省江湖場我沒有到過？錢大媽不知道，我豈祇僅在北京城敲鼓銅鑼？我對得起死鬼錢大爺，我交代了這交情。

我不大會講故事，可是我要是不把這故事講給你，你怎麼能會瞭解我？

可是我應該怎樣講呢？

我第一次認識錢大爺的時候，離現在，大概總毛二十多年了吧，那時候我第一次在天橋擺上一隻小杌子，陳設上一點紙墨筆硯，草標上插着一隻信封「代寫書信」，那時候我纔十七，我還應該讀點書，可是我的長衫上早已補上第三個補釘，我不得不出賣我這點可憐的貨色。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也是一個大熱天，辦師正吵嚷着要保小皇上坐朝，北京城裏亂嚷嚷，那是民國幾年？我記不清楚了。

我祇記得在我的小桌子旁邊，有一座擁擠的把式場子，密層層的圍滿了人，裏二圈外二圈，就看不見裏面是什麼樣子的人在練把式，我能看見的祇是一隻丈五高的大竹幡，冒出頂子上一張雪白的緞旗子，迎着風『撲碌碌』的亂顫，碗口大的黑絨字；『信鏢信義堂錢』。

我吐吐舌頭：『他！』

他是誰？誰不知道！信鏢信義堂錢，錢道義，走過北路的誰不知道？三十多歲的時候出過錄頭，信義堂一隻鏢旗到處行的開，清末北路鏢頭第一把交椅。民國以來鏢行裏人落在天橋的並不少，可是我想不到他，信鏢錢道義也幹了這個。

他應該有錢呵！

可是我的遐想被縣天的叫好聲扯回來了，我把腳站在板凳上往圍子裏看！

一個老頭子，花白的鬍子，赤光肩膀，正把那丈五的大幡由頭頂上一幌，一隻手「蹀」的接住，一點也不費力氣。

「好！」

老頭子把幡往地上一豎，抱住雙拳：

『獻醜，獻醜，求您幾個！』

他在耍大幡呵，這年青人都不敢動的玩藝兒！

我深悟到生活的逼人了。

傍晚，我正在收拾攤子的時候，忽然背後受了親熱沉重的一掌：『辛苦，小夥子！』我回過頭來，——花白的鬍子，滿臉的笑容——他，錢追義！我立刻約束住自己：『辛苦，老師傅！』

『做什麼的，小夥子，怎麼會落到天橋來？』

我朝他苦笑一下：『替人寫點信。』

『念過書？』

我點點頭。

『進過學？』

我赧顏的點點頭。

他彷彿倒爲這微小的功名吃了一驚，搖搖頭：

『可惜，可惜，怎麼幹起這下路活來呢？』

我看看他那結實的臉，我的臉不覺更加紅潤起來了：

『沒有法子呵，老大爺，要吃飯哪！』

他一腳站在板凳上，一隻手用力的拍拍磕膝蓋，半天半天沒有言語，忽然一蹶腳：

『飯，呸——』長長的嘆一口氣：『吃飯！』

就大叉着步走了，我是這樣認識錢大爺的。

以後並沒有什麼希望，每次見面他總拍拍我肩膀：『好好的幹，小夥子，年青人，有望！』有什麼望呢？爲了吃飯誰也不能不在天橋插草標，賣力氣的人反倒是可羨慕的了。但我們的交情却這樣的種下，而且生長起來了。由於過近的貼鄰，我而且認識了二禿子——他常在他爸爸的大幡上玩點花樣，一樣的時常博得人喝采。

二禿子纔八歲。

十七歲的漢子和八歲的孩子結成好朋友並不希奇，十七歲的人，雖然早就被生活逼成了年，童心却還隱藏在心的底處。

有時二禿子一個跟斗由大幡上翻下來，在半空中他還會喊：『大哥！』

我總是站起身來拍着手，高聲的喊

『好，好二禿子！』

日子過多快，眨眨眼，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樣，爲了很早的便放下了書本，很早的就爲了生活在江湖上闖蕩，這『信鏢信義堂』的旗子多快的便把我和錢大爺扯在一起！

二禿子，年紀倒底小，他懂什麼，整天的嘻嘻笑笑，再不然擠到別的場子裏去聽別人唱小曲。你想，我怎麼看得過去，錢大爺一把的年紀，還扛着大幡實鑒實的玩兒？命

倒是我時常撫摩着二禿子的頭腦袋念叨：

『二禿子，快一點長大吧，在菩薩面前多磕幾個頭，長得快一點，早點把爸爸替下來，一把

的年紀！』

二禿子翻着烏溜溜的睛珠子瞪着我。

他不懂！一眨眼，他又鑽到別的場子裏去了。

二禿子長得太慢了，錢大爺等不及他！

天下過一場豪雨，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場雨來得使我來不及收去攤子，當做股本的信封和信紙都被雨水淋得稀爛，我顧不得猶豫，一把扯起圍桌布，包住東西，往小茶館裏便跑。

這一場雨，把天橋差一點變成了水池子。

第二天仍舊是大晴天，我仍舊把草標插在信鏢信義堂的旁邊。可是我沒有看見那展着雪白緞旗子的大幡，場子上的大板凳疊在一起，錢大爺沒有來。

明天，錢大爺還沒有來。

.....

第七天，我看見了二禿子，幾天不見，這小子的一副圓腦袋，瘦成了一個猴兒臉：

『怎麼啦，二兄弟！』

他那消瘦的臉上也泛上一點紅暈，小小的年紀！呆了一呆：『大哥，您有數餘錢給我買塊窩頭！』

我明白了，我祇有嘆氣的份兒，打開紙盒子，把我所有的錢都交給二禿子：

鏢」的白纓旗子招展在那裏了。

錢大爺又着腳步由場子裏趕了出來。

「早啊，老兄弟你這是……」

我知道他要提到昨天的事，紅着臉低下頭沒有言語。

他像窺知了我的意思，兜住了話頭，搖搖腦袋，長嘆一口氣：『難爲你！』

我抬起頭來看看他：多麼蒼白的臉啊！

「錢大爺，你病了！」

「唉，好多了！」

他撫撫自己的肩膀：『好多了！』

那裏，他明明……他轉過身：『回頭見，大兄弟！』

我的心裏頭，就像一百條馬疾馳的兜了一個大圈子，趕不及的一把揪住他：

『你，錢大爺……』

他笑着撫撫我：

『放我，放我，大兄弟，要做活去哩！』

我差不多要喊了出來：

『你不行呵，你有病！』我頹然的把手放下。

他嘆了一口氣，裂着嘴笑了：

『要吃飯，大兄弟，你說過，要吃飯！』

我沒有話說，他仍舊轉過身，又着步走了。

怔着眼看他那瘦損了的背影，我搖了搖頭：「啐」！

我有什麼辦法，對於我自己，一支禿筆，整天「刷刷刷，刷刷刷」也不保準準能奔上一天三頓窩窩頭，我懂得江湖上的義氣，可是我……

買賣來了，我開始提起筆來，蘸好墨在紙上寫：

『賢妻粧次前托曲五哥捎去現大洋三塊想已妥收汝在家應該多多孝順婆婆……』

突然信鏢信義堂的場子「嘩」的往前一擠，大堆大堆的看客不約而同的：「呵」

立刻又噹噹噹的嘈雜起來。

我下意識的手一抖，好像有誰拿大棒錘在我的頭頂上猛的敲了一記，筆尖一溜，白化化的信

紙上抹了一大條黑道子。

主顧在旁邊看的急了起來：『你，你這先生，你……』

我連理都沒有理他，拔起腳來往外面就跑，一隻腳掛住桌子腳，桌子不甘心的翻倒在地上，